

最後，民主的程序，即是多數決投票，多數決本身又隱含兩個問題。一、少數方權益的受損，若多數與少數的差距極微小時，其影響更為嚴重。二、多數方不等於「真理」，這關係到選民素質，就算多數人支持某政策，並不代表該政策就是正確、有益的。

現在回到題目，其實兩個說法都正確。開明專制單就「效率」而言，確實勝過民主，而且只要找到神一般的掌權者就能建立真正的烏托邦，但這也是最為困難問題。「民主病了」，不如說民主本來就先天不良，漏洞百出，但可以透過制度的修正來盡量趨近理想。可是為了趨近理想，反而增加了執行成本，效率大幅降低，甚至可能因此到了完全不可行的程度。

儘管如此，以現階段來說，民主仍然是相對好的選擇（雖然我實在受不了現在的民主...）。我的觀點是：「民主其實是一種革命成本極低的開明專制」。開明君主確實存在，只是難以長久（像是拿破崙早期開明，晚期卻被權力蒙蔽）。當君主不再開明時，必須透過武裝革命來推翻政權。民主的優點就是在於可以透過溫和方式迅速替換政權（例如定期選舉，短短四年就能無流血革命一次！）。

有人認為「開明專制」是效率最高的理想政體，也有許多媒體以「民主病了」為題發表議論。請說說你/妳自己的想法，最好能舉例說明。

上述陳列的兩種觀點都有道理，我覺得只是兩邊人所「在意」的事情是不一樣的。

認為「開明專制」是效率最高的理想政體的人比較以「國家富強」為目標，儘管君主是專制的，但是君主的為政開明，於政治方面，致力在中央集權；於社會、文化、經濟、教育、國防等方面，傾力在發展經濟、向外擴張國土、司法改革、推廣教育。

而許多媒體以「民主病了」為題發表議論的部分，我覺得則是比較以「尋求菁英群眾並重的新理想政治」為目標，企盼打破民主和民粹的爭論不休，為政治制度開創新紀元，以國防部前副部長林中斌先生所寫的《民主病了》來看的話，他從引述希臘柏拉圖的說法開始，雖然柏拉圖見證了希臘雅典民主，但柏拉圖卻看出了民主是個惡劣制度，因為柏拉圖認為民主會孳生出「煽動激進、魅力謀權」的人站起來，接著，在近代的德國希特勒、義大利墨索里尼、委內瑞拉查維斯等人的崛起充分佐證了柏拉圖的看法，但仍有人認為這是民粹的小個案而非民主。然後就是民主的真諦和其與民粹的歸界所引發的爭議，民主的真諦大部分人認為是高的公民素養、教育水準、為法所治等，每每談到民主真諦的展現時，大家都會想到美國、歐洲等地方，但從許多的民調和政局看來，這些國民卻對自己國家的民主和政治人物感到冷漠與不信任，而民主和民粹的歸界又不是這麼明確的情況下，往往自己國家政治制度到底是民主的展現還是民粹的激盪仍然難以界定。

不知道，至少投票率

我覺得綜合上面兩種觀點，最高理想政治制度的方法是結合這兩個觀點的目標，也就是在開明專制的情況下，這個專制的政治集權中心是交由來自各種社會歷練過後的菁英所掌握，這些菁英的背景必須相當多元，有出身貧寒、高貴，有不同行業歷練過後，擅長與群眾溝通，並懂得群眾要的是甚麼（我認為通常是最貼近生活上的需求，包括吃飯、住宅、安全等）的人，這些精英雖然有所不同，但都有個一致的目標，就是維持政治上的集權，而其他部分則要替國民獲取最大利益，追求國家富強。而我理想中的政治制度，卻也比較接近現今的中國所維持的政治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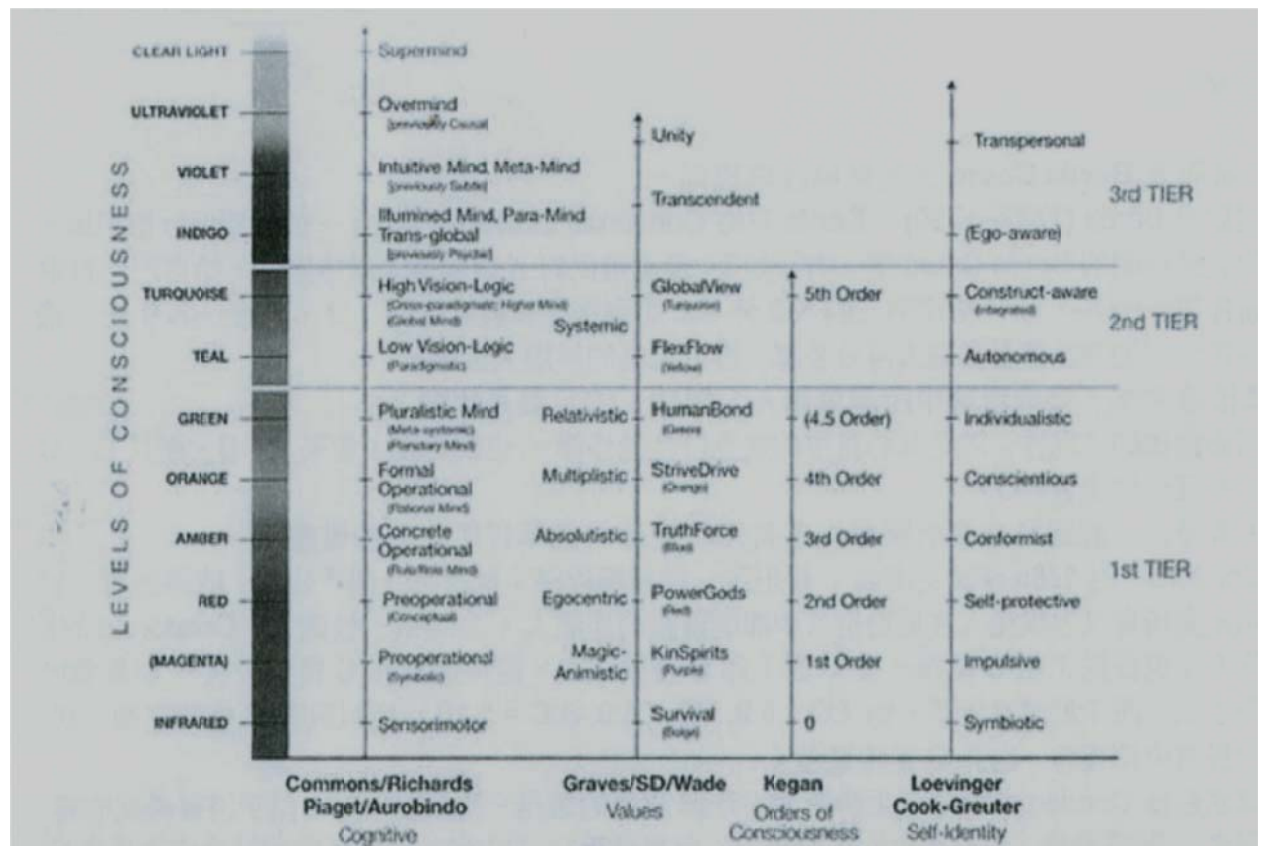
5. 從史書上看，這兩種體制均創造過輝煌的文明，雅典和唐宋皆可為證。

於是我認為，它們並無優劣之分，只是需要依據不同的情況選擇適合的政體。

政治根本上是一種制衡的藝術，若是一個社會中人人具有極高的政治素養，那麼可想而知，通過民主選舉出的政治家必然可以代表人民意願，這時只需擔心野心家的出現，故而應當選擇民主政體；反之，如果一個社會中對於政治素養的教育不足，人們很容易被輿論煽動，沒有自己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那麼即使實行了民主政體，也只會被別有用心的政治家利用，已達到自己的私利，故而此時只能期待「開明專制」統治者的出現。

「專制」最大的問題，是人們別無選擇；「民主」恰巧相反，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有了選擇，卻忘了，自己沒有選擇的能力。

美國哲學家肯恩偉伯 (Ken Wilber)；他做過調查，提出人類大概分為6級的意識級距註，前5級的意識階級皆認為自己的標準是唯一正確的，所以會堅持己見，排斥及壓迫他人，社會的紛爭也就隨著擴大。而要使社會更和諧，並邁入下個里程碑，是需第6層的整合 (integral) 意識階層的人掌政，但很可惜的目前跨至第6級的人口不到5%，所以要其他95%的較差等級人民選出真正對社會有益的政治家，並不容易。
(圖在背面)



註：1. Archaic 原始 (人口比：10%)、2. Magic 魔術 (20%)、3. Mythic 神話 (30%)、4. Rational 理性 (20%)、5. Pluralist 多元 (15%)、6. Integral 整合 (5%)